

乐齐主编

精读萧红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萧红摄于日本（1936年）



萧红摄于北京（1931年）



萧军与萧红在哈尔滨（1934年）



萧红、萧军、黄源合影



罗烽、萧红、蒋锡金、萧军在武汉（19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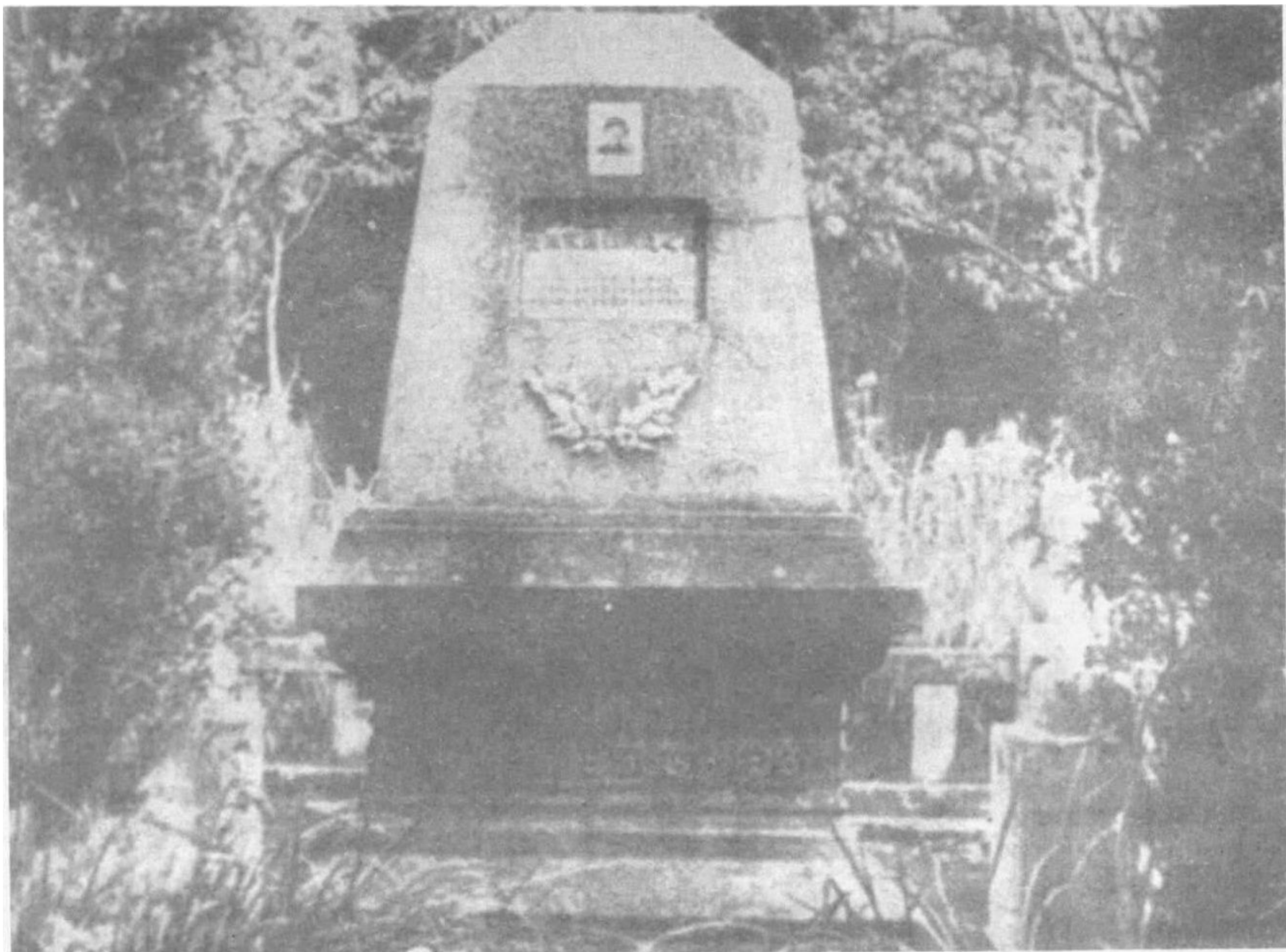
萧红在鲁迅家门前（约1935年）



端木蕻良与萧红



萧红在上海（约1940年）



萧红墓（1957年重新安葬于广州东郊之银河公墓）

名家评说

鲁 迅：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生死场·序》

茅 盾：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序》）

骆宾基： 萧红的短促的十年文学创作生涯，是闪闪发光的十年，自然也是历尽生活颠沛的艰苦而持笔如矛、勤奋战斗的十年；矛头所向自然是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势力和旧的传统风习。（《呼兰河传·后记》）

这，（指《生死场》）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

胡 风：她写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好像我们熟悉的。

她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

素描萧红



萧红（1911—1942），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张迺莹。黑龙江呼兰县人。出生于一个地主之家。十岁丧母，父亲和继母对她很坏；只有祖父疼她爱她。十六岁，入哈尔滨第一女中读书，对美术和文学发生兴趣。在校时会参加反日示威游行。1930年，她唯一的保护人祖父去世。父亲和继母逼令她退学并订亲。为抗拒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来到北京。而那个由家庭包办的未婚夫也追寻而至，诱骗她返回哈尔滨同居，随后又将她遗弃。此时得到了萧军的帮助，两人同居于白俄人开办的欧罗巴旅馆，继而迁至商市街。1933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哈尔滨的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次年，把创作的《王阿嫂的死》、《小黑狗》、

《看风筝》、《夜风》等五篇小说，与萧军的六篇小说，合编为《跋涉》出版。1934年至青岛，写完了在此之前已经动笔的中篇小说《生死场》。10月，两萧来到上海，结识了鲁迅先生。在鲁迅安排下，《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一种，于1935年底出版。鲁迅为此书写了序言。不久，又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和小说集《桥》。1936年夏，只身东渡日本。在那里生活了半年，写下了《红的果园》、《牛车上》、《孤独的生活》、《家族以外的人》等小说散文。1937年1月回国后，小说散文集《牛车上》在上海出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同上海的文化人一起，先后到达武汉、临汾、西安、重庆等地，投身抗日救国运动。曾与胡风等参与创办《七月》半月刊，在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执教，并参加了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夏，同萧军分手，与端木蕻良结合。1940年，在重庆出版了《旷野的呼喊》，内中包括《孩子的讲演》、《旷野的呼喊》、《黄河》、《山下》、《朦胧的期待》等七篇小说。1941年1月到达香港，身体极为虚弱，并患有肺结核病。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坚持写作。在港两年中，创作了长篇小说《马伯乐》、《呼兰河传》以及短篇小说《后花园》、《小城三月》、《北中国》等。1942年1月病逝。年仅三十一岁。遗体葬香港浅水湾。

二

英年早逝的女作家，才华照人。在她的只有短短九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出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主要是小说和散文。而以小说创作成就最高。为了便于说明，我们以抗战爆发为分界线，把她的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加以考察。

萧红一生总共写有三十八个短篇，一个中篇，两部长篇。前

期有二十七个短篇，一个中篇。她一踏上文坛，就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把目光投向广大被压迫被奴役的劳苦大众，表现贫苦农民和城市下层民众的苦难，反映旧中国东北大地的社会面貌。《王阿嫂的死》写雇农王阿嫂的丈夫为张地主赶车，因马腿折断，被扣一年工钱；气疯之后，又被地主活活烧死。怀着身孕的王阿嫂，挣扎着干活，被地主踢倒小产，凄然死去。通过这个一家两条半人命被逼死的惨剧，暴露了地主阶级的凶残暴虐。《看风筝》写刚死去女儿的孤苦老雇农，到处追寻离家数年、已成为革命者的儿子。一个早上，在看孩子放风筝的时候，传来儿子被捕的消息。作品间接地表现了一个“把整个身体献给众人”、坚定地走“一条根本的路”的革命者，反映了贫苦农民对革命的企盼和渴求。《夜风》写穷困农民长青母子，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参加暴动的故事。这些作品写出了农民所受的压迫剥削，也写出了他们初步的觉醒。

中篇小说《生死场》，是萧红前期小说创作的高峰，也是她的成名作。作品写出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生活和日益增长的反抗意识，以及与日本帝国主义英勇斗争的精神。正如鲁迅为本书所写序言中说的那样，表现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这部中篇共分十七节，从第一节《麦场》到第十节《十年》是上半部，写农民在劳累、饥饿、疾病煎熬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其中用重笔浓墨，刻画了三个农妇的悲惨形象。一个是饱受凌辱的贫农老妇人王婆，她遭到第一个丈夫的遗弃；改嫁后第二个丈夫又贫病而死；最后被迫嫁给第三个丈夫老赵。当她年老时，儿子因反抗官府，被反动当局枪毙。被逼无奈，她愤而自杀，却在被埋葬的时候，忽又苏醒过来。生活逼得她欲生不能，想死不得。另一个是贫农少妇金枝，她未

婚先孕，遭到歧视，婚后又受粗暴丈夫的打骂虐待，连未满月的女儿也被他摔死。还有一个是美丽温柔的少妇月英，因患了瘫病，动弹不得，浑身腐烂生蛆，就这样活生生地给烂死。从第十一节《年盘转动了》至末节《不健全的腿》是下半部，主要写“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寇烧杀掳掠之下，被压迫的农民逐步觉醒，救亡图存。他们秘密组织起来，奋起抗敌。其中第十三节《你要死灭吗？》，写农民盟誓抗日，场面悲怆激愤，催人泪下。那个饱经忧患的老妇人王婆，自愿地为秘密团体站岗放哨；丈夫赵三，也成了义勇军宣传员。连胆小怕事、一辈子守着心爱的山羊过日子的跛足二里半，目睹妻子被杀惨象，惜别相依为命的老山羊，也加入了义勇军的行列。《生死场》是三十年代涌现出来最早的抗日小说之一。它的出现，引起文坛的注目；萧红由此也名声大噪。

《生死场》之后，萧红在鲁迅的帮助与指导之下，写作水平有很大提高，佳作不断产生。但创作的宗旨，仍是沿着《跋涉》的路子走下来，依然是关注社会，描写下层为主。比如名篇《手》，写女子中学的农村姑娘王亚明，因为生着一双黑颜色的手（这是从小在家里染布造成的），遭到嘲笑与欺侮，备受校长、老师、同学的冷遇和斥责，最后竟被勒令退学。所以会得到这样下场，归根结蒂，还是因为她穷。《牛车上》写五云嫂悲惨的身世，她坐在缓缓行进的牛车上，哀诉着自身的不幸：丈夫被抓当兵，三年音讯全无；她只能带着年幼的孩子，外出打工，到城里做小买卖，四处打听丈夫下落。最后得知，当了逃兵的丈夫，早被“当地正法”了。悲痛的她，想去跳河，但又割舍不下儿子。就这样，母子俩就成了流落无靠的寡母孤儿。另一篇佳作《桥》，用强烈对比的手法，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表现了愤懑不平：门前一条河，隔断了黄良子与亲生儿子的联系；她

用自己的奶水喂胖了主人家的小少爷，但自己亲生儿子却骨瘦如柴。她切盼着河上的旧桥快快修复，好早日与自己的亲骨肉亲近。桥终于修复了，但她的没有人照看的儿子，却落水淹死了。一边穿金戴银，不知餍足；一边啼饥号寒，无以为生。贫富悬殊，无法沟通。作品就是这样含而不露地蕴涵着这样深刻的人间悲剧。自叙传体小说《家族以外的人》，以作者童年生活为题材，通过一个女孩的眼光去观察，活画出一个饱经沧桑、孤苦无依而又善良可爱的有二伯形象。

萧红到上海以后，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欢乐。但没过多久，由于个人感情上的波折，造成精神上的极度苦恼。为了摆脱这些“可诅咒的情绪”，她于1936年夏只身东渡扶桑，在东京居留了半载。但困扰她的消沉苦闷并未消除，相反，思乡的哀愁却又时时萦绕在她的心头。萧红，这个从东北沦陷区走过来的、时刻关注着祖国、民族命运的爱国女作家，不可能长久地沉溺于个人情绪的小天地里。回国不久，“七七”抗战的猛烈炮火，震撼着她的心灵。她猛醒过来，随即投身于抗战洪流，开始了新的创作历程。随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逐步深入，她的足迹几乎踏遍大半个中国，她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得到锻炼和提高。这一切，都反映在她的后期小说创作之中。与前期小说相比，后期小说几乎全部集中于抗日救国这个伟大的主题。她的心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情绪饱满激昂，热情奔放地歌颂中华儿女威武不屈顽强战斗的民族性格。《山下》表现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动乱。《旷野的呼喊》、《朦胧的期待》、《孩子的讲演》、《黄河》等，真实地反映了在全民抗战中，从老人到小孩，从妇女到士兵，人民大众民族意识的觉醒，赞美全国军民奋起抗敌的决心和意志。在艺术上，除了原有的女性的

细腻柔和之外，还增加了遒劲、润大、慍悍的格调。《旷野的呼喊》写种瓜农民陈公公的儿子因破坏铁路，弄翻火车，被日本人抓走。为了寻找儿子，这个瓜农在茫茫的旷野上，冒着铺天盖地的大风，奔跑着、呼喊。那旷野上席卷一切的巨风，正象征着北国人民的抗日激情。《黄河》描写在湍急的黄河巨流中，在风陵渡口的渡船上，为中国军队运粮的船上，与奔赴前线的八路军战士相遇。他们都是忍辱负重，默默地献身于抗战的普通百姓。作品把这两个抗日军民的形象，与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与逆行在奔腾咆哮河面上的渡船，交织融合在一起，犹如一曲高亢壮美的黄河交响乐。这些作品中所描绘的故事和背景，都是亲见亲历。比如《黄河》中的风陵渡口和渡船，《孩子的讲演》中的战地服务团等等，都是她在抗战跋涉中亲身参加和经历过的。这就使这些作品，不但艺术感染力强，而且还有着生活的真实感和写实性。香港的最后两年，是萧红创作道路的终点，逝世前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代表了她的两种不同的风格。

《马伯乐》以讽刺写实见长，尖锐犀利地揭露了在抗战中像马伯乐那样贪生怕死、庸俗无聊的懦夫，他成天只盯着自己眼皮底下那点个人利益和安危，而完全置民族、国家的危亡于不顾。

《呼兰河传》则是散文化的抒情性长篇小说，具有自叙传性质的回忆录。茅盾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它生动地描绘了这座小小古城醇厚古朴的民情习俗。在她笔下，那些富有生活气息、神秘情调和地方色彩的“跳大神”、“娘娘庙会”、“放河灯”，写得多么绘声绘色，充满情趣。同时也沉痛地揭示了，在这个单调刻板、滞塞封闭的小城里，人们如何按照“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他们愚昧落后，精神麻木，展现了传统意识对善良人民的束缚